

THE NEW BOOKS

電影劇本



列寧在十月

蘇聯 什
卡普勒 著
之譯 述

海燕書局發行

在十

卡普勒著
之譯述

865(2)

DEHWAH BOKTAPPE

本館出版



月十在寧刻

著者：曹士
述譯之

題辭
計

（以下文字模糊不清）

列寧在十月

卡普勒著
什之譯

海燕書店刊行

1949

列寧在十月

著者	譯者	發行人	出版者	印刷者	刊行期
蘇聯·卡普勒	什	俞鴻模	海燕書店 上海四川北路一四六六號	光藝印刷廠 上海江浦路五七弄一四九號	一九四九年八月新一版

★有版權★

總(39)(1001—4000)



基本定價

四元五角

聶瓦河廣闊的河面，深沉暗黑；河岸上聳立着俄國歷史上著名的彼得羅帕夫洛夫斯克堡壘，莊嚴肅穆，顯出北方秋末冬初蕭殺的景象。這是俄國京城彼得格勒的門戶，再往前看，便是京城彼得格勒，遙遙地看見海軍工廠的尖塔。從尖塔的一點看過去，進一步便看到整個海軍工廠，龐大的建築物顯現在我們的眼前。再看過去，是京城著名的古代教堂——伊薩基輔大教堂，古色盎然的斯拉夫式建築物正和方才的海軍工廠現代建築物形成一個對照。

先聽到一個人的聲音：

「公民們，我們的自由不是廉價得來的……」

隨着聲音看過去，可以看見一個中年人聳立在一羣聽衆的上面，——他是俄國社會

革命黨主戰論者卡拉惱霍夫，——只聽見他繼續演講道：

「我們是用了貧困的代價，飢餓的代價，流血的代價爭取到自由的……」

兵士比丘根撥開人羣，擠到中心來。

卡拉惱霍夫站在人羣中間繼續說：

「所以戰爭應該繼續到獲得勝利為止！」

有人高喊「烏拉」。

又有人吆喝道：「別打扯，讓演說的人說話！」

卡拉惱霍夫繼續着：

「同志們，公民們，現在自由的人民需要把戰爭進行到勝利為止……」

有人喊叫道：「你自己去打吧！打倒戰爭！」

卡拉惱霍夫只顧說下去：

「我們需要戰爭到勝利，正像生命需要空氣一樣。所以我們要用牙齒咬緊敵人的身體！」

兵士比丘根和一個水手，在卡拉惱霍夫說得很起勁的時候，也爬到他所站的台子上

去，站在他的後面。在卡拉惱霍夫說到「咬緊敵人身體」的時候，兵士和水手，一個給他戴上軍帽，一個給他披上軍人外套。卡拉惱霍夫喊道：

「公民！啊？怎麼一回事？」

比丘根回答道：「你的嗓子喊過了，你自己做個榜樣吧。」

羣衆中間有人喊道：「對！」

比丘根：「到前線去！」

卡拉惱霍夫：「同志們，我很願意到前線去，不過我不是被徵的人，因為照年齡來說，我是不合格的。」

比丘根：「不要緊，你可以合格，在年齡方面，我們可以給你通融辦理。」

羣衆中間有人高叫道：「對！帶他去！走呀！走呀！」

主戰論者卡拉惱霍夫就這樣被兵士和水手「拉壯丁」給拉去了。羣衆中間發生喧嘩，噓叫，歡笑。

人頭攢動的羣衆。水手站在台子上說：

「革命的波羅的海艦隊向你們致敬！……打倒戰爭！」

羣衆高呼：「烏拉！」

這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同志們……

聽得見單調的聲音：

「身份證！……」

彼得格勒的街道。陸軍士官學校的「青年軍」哨兵，站在路口檢查行人的身份證：

「身份證拿出來……身份證拿出來……」

有一個路人問檢查的兵士道：「搜查什麼人？」

檢查的兵士回答道：「誰知道呢……是搜查一個德國的間諜吧……也不知是一個名

叫奧列寧的……」

軍官走到這個問話的人跟前，問道：「你的身份證呢？拿出來看看！」

那個人連忙說道：「拿去看，拿去看！」

這一天有一列火車從芬蘭開到彼得格勒來……

在火車頭的車房裏坐着兩個人。一個身材高大的人面對外坐着，另外一個又矮又胖的人面對窗坐着，好似流連着窗外的景色。

那個身材高大的人關切地說道：

「符拉其米爾·伊里奇，你轉個頭來，別看窗外了。」

火車頭的機師也走近前來，說道：

「離開窗戶，離開窗戶吧，符拉其米爾·伊里奇！」

那個矮胖的人雖然離開窗戶，但並沒有轉過頭來。我們只聽見他背着身對那高個子的人說道：

「萬西里同志，這是給『真理報』的一篇文章。你去把它轉交給史大林同志，並且設法讓我明天就和他見面。」

那被喚做萬西里的高個子說道：「好。」

矮胖子還是背着身子說話：

「把這封信，請你去送給娜傑士達·孔斯當京諾夫娜●。並且告訴她說，我已經到彼得格勒了。」

萬西里：「可是你還沒有到彼得格勒啊。」

萬西里說完，笑了，那矮胖子也笑了，他帶着笑容轉過頭來，我們這才看到他——符拉其米爾·伊里奇·列寧的面目。他睜着眼睛，微笑着，滿嘴的絡腮鬍子。他頭上戴一頂「鴨舌頭」的便帽，「鴨舌頭」微微向上聳起着，完全像一個普通工人的模樣。他就是不微笑時，眼睛也是睜着的。

列寧對萬西里說：

「你告訴她，叫她不要着急，並且叫她報告，我寫信告訴她的那個問題，維堡爾格區委員會究竟做了些什麼——」

萬西里拿出紙筆來紀錄。

「——不，不，不，你別把這記下來，這個應該記在腦子裏。然後，你再打聽，波

● 娜傑士達·孔斯當京諾夫娜·克魯普斯卡雅，列寧的夫人。

● 維堡爾格是彼得格勒的一個市區，當時布爾雪維克的許多重要會議曾在這裏舉行。

羅的海艦隊的水手在希爾申福●通過了些什麼決議，奧布霍夫工廠通過了些什麼決議。這些材料，我明天一早都需要。可能嗎？」

萬西里：「困難。」

列寧：「我並不是問困難不困難。我是問可能不可能？」

萬西里：「我去打聽。」

列寧：「噯……噯……你看，這就是另外一種說法了。」

車站的月台。一個值班的軍官走到站長跟前問道：

「第幾次列車？」

站長回答說：

「從芬蘭開來的第七十五次列車。」

值班的軍官向一排兵士發施號令：

● 芬蘭的首都。

「聽命令！我再提醒一次——所有的旅客都要檢查，絕無例外，一個也不要放過，凡是可疑的人都扣留下來！」

青年軍士兵：「遵命。」

值班軍官：「廖霍夫斯基，你去檢查車頭和燃料車。」

青年軍士兵廖霍夫斯基：「遵命。」

青年軍士兵奔跑着，在月台上分佈開來。

火車頭的車房裏。萬西里說：

「符拉其米爾·伊里奇，拿去——勃郎寧。」

萬西里拿一支手槍遞給列寧，列寧把身體稍微退了一下，說道：

「不，我不拿。黨既然責成你完全負責保護，送我到達目的地，那末你就負責送吧。」

萬西里：「那末你離開窗戶，不要老往外看。」

列寧：「好吧。」

列車進站，駛近月台。

青年軍兵士沿着月台分佈，排列起來。有幾個兵士向車廂猛奔過去。

聽得見檢查、盤問的緊張聲音：「身份證拿出來……把身份證預備好……身份證……身份證……」

萬西里從火車頭上跳下來，急急跑往揚旗那裏。只聽見兵士的查詢聲：

「把證書拿出來看……你們證書呢？後面一個……」

有一個人領着包裹從車廂裏走出來。兵士問他：「你的證書呢？」那人連忙陪笑回答：「有，有，請檢查。」

羣衆的說話聲，喧嘩聲雜成一片。

萬西里從火車頭裏跳下來。火車頭和列車脫節。火車頭開走。萬西里跳上開走着的火車頭的梯級上。

聽得見羣衆的說話聲和喧嘩聲。在噪雜的人聲中，陡然傳出哨聲。幾個青年軍的兵士在火車頭的後面追趕着。尖利的哨聲長鳴着。

火車頭愈開愈快，噴射出烟和汽。烟和汽把追趕着的兵士隔開了，機車突然停了下來。

機車車房裏。機師說：

「到了。」

列寧站了起來，把帽子整整好：「謝謝，同志！」

萬西里和列寧走下機車。

機車上的汽笛長鳴。萬西里和列寧離開機車，越過鐵道，在荒僻的鐵道旁隱沒不見了。

一座靜寂無聲的樓房。萬西里和列寧順着樓梯拾級而上。他們在二層樓的一家門口站了下來，萬西里在門上敲了幾下。門裏有聲音傳出來：

「外面是誰？」

列寧：「孔斯當京·彼得羅維奇。」

● 當時列寧回國時用的假名。

門開了，先是一個前間。聽得見女人的聲音：

「謝謝上帝……」

說這話的女人也出現了，她是安娜·米海洛夫娜。她繼續說着：「謝謝上帝，請進來。」

列寧和萬西里先後走進門去。列寧說：

「安娜·米海洛夫娜，很不放心吧？」

安娜·米海洛夫娜：

「當然，當然。」

列寧說：

「那末，你好啊！」

握手，大家都歡喜地笑了。萬西里：

「你好，安娜·米海洛夫娜。」

列寧把衣帽脫下來，掛在衣架上。列寧對萬西里說：

「是的，記住——最要緊是會見史大林。」

默：

萬西里：「好，符拉其米爾·伊里奇。」

前間。列寧，安娜，米海洛夫娜和萬西里都站着不動，面面相覷。列寧首先打破沉

默：「噯，往哪走，請指點？」

安娜·米海洛夫娜笑了：「一直。」

列寧和萬西里告別：「再見。」

萬西里說：「再見，安娜·米海洛夫娜！」

安娜·米海洛夫娜：「再見！」

一九一七年的一个秋夜，符拉其米爾·伊里奇·列寧就這樣從芬蘭回到了彼得格勒……

爲了提出立刻武裝起義的問題。

一條偏僻的、人跡稀少的街道。一座似乎沒有人住的房子。萬西里坐在這房子的樓梯的欄杆上。